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情色两依依

## 再谈“讲黄段子是不是性骚扰”

作者: 黄盈盈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类别: 情色两依依 日期: 2005.02.22 今日/总浏览: 1/1261

再谈“讲黄段子是不是性骚扰”

——有感于参加某电视台的对话节目

黄盈盈

在某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讲黄段子是不是性骚扰”这个主题以正反两立的形式被展开，令我郁闷得不行。这个问题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是非二元对立观的反映：你要么说是，不说是就等于你说否，你不能既说是又说否，你也不能辩证地看问题。而且作为研究性社会学的，我“理所当然”地被放在了否的位置上。而策划知道了我居然还想分层次多角度地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点傻了。最后好心的策划说，把你观点中认为讲黄段子“不是”性骚扰的一面表达出来，“是”的一面就保持沉默，即不是“是”也不是“不是”的就押后，有时间找机会谈，不然不符合老百姓的口味。我也傻了，但似乎我还没有牛到能置疑“老百姓”的口味。但被“开导”后我也明白了，没人要你去表达你的观点，只不过是配合着演场脸红脖子粗的戏。不过好歹也还是能表达一面的观点。其他的想法只能在这里“再谈”了。

黄段子基本上是指那种带些性色彩的逗人乐的话。黄段子是一种性文化，黄段子里头可以看到很多的民间智慧，也可以反映很深刻的社会问题。在我们的网站（[www.sexstudy.org](http://www.sexstudy.org)）里，那叫“性情妙语”。

讲黄段子这种实践也没有问题，你可以一个人讲上一天一夜；也可以和同样喜欢听的人彻夜畅谈，不管多少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熟人、同事还是陌生人。但前提是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人不乐意听的。

所谓性骚扰，是指你在别人不情愿的情况下作一些性方面的动作或说一些性方面的话，让别人觉得不舒服。其本质是违反了别人的同等权利，损伤了别人的人格尊严。如果无视他人的感受大讲特讲黄段子，就有造成性骚扰的可能性。其根本问题是人权道德，而不是黄段子。但不幸的是，现在确实就是有那么多人没有人权道德的人在讲黄段子。尤其是黄段子这种原本流行于民间生活的东西现在被“上层人”所消费，与官场文化与商业文化结合在一起后，讲黄段子也成了争议的话题。

但反过来说，为什么讲黄段子能被策划为一个热门话题？而且从听众的角度讲，为什么黄段子比其他东西更容易引起人们（尤其是女士）的不舒服？其重点恐怕是“黄”字。恐怕有很多人不是从人权道德来反对讲黄段子，而是反对“黄段子”里头的“黄”字。不少人还是理所当然地认为“黄”是一种祸，“黄”是不健康的，听“黄”多了人是会变坏的。所以，我们不会去讨论“唠叨是不是骚扰”。不少人给黄段子下的定义恐怕早就带有否定“性”的成分在里头，已经把它定义为“下流”、“低级”、“有悖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与性科学、

性知识是对立的”等等。

可是，性、黄、色情为什么就是“下流的”、“低级的”、“坚决予以制止”的？

如果说“有悖于精神文明建设”，倒也说得过去，因为精神文明建设本身就带有很浓的意识形态色彩。

如果说“与性科学、性知识是对立”，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黄段子确实可以说与现在的所谓的性科学，性知识不是一个路数。只不过，谁知道那些“科学”、“知识”是什么样的科学？什么样的知识？由谁说了算的？我们是时候去质疑、解构这种横扫一切、被本质性地加以滥用的字眼。

再谈谈说“性”。大家不说性，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大家都说“说性”，这个社会也是有问题的。前者是从沉默的态度去否定性，后者是从积极的态度去否定性。有人说中国太开放了，这么多人讲性，这么多新闻谈性，这么多艾滋病项目在研究“性”，这么多商业在卖“性”。从谈性这个层次上讲，尤其是持有话语权的人谈性这个角度讲，至少“性压抑”的假说在中国绝对不成立。但仔细想想不难发现，人们或者是在炒作“性”的情况下潜伏着对于“性”的神秘化，或者是在否定“性”、把“性”病态化的前提下去说“性”，或者借着“科学化”的口号把“性”商业化。

“性”在中国是一种“无伤大雅”的禁忌。只有人们，尤其是持有话语权的人还不是那么坦然地看待性，至少认为性是一个禁区，有关性的东西才可能成为新闻被大肆炒作。不仅如此，很多本质上不是性的问题也因为沾上了“性”字而具有了新闻与商业价值。但同时，这种禁忌无伤政治之大雅，要不然，缺乏独立性的媒介在中国绝无可能如此嚣张地去谈“谈性”。

但，我们是时候也从正面的、快乐的角度去谈性了。

最后，还要谈谈性别。“讲黄段子是不是性骚扰”通常是“男人讲黄段子是不是对女性的性骚扰”的缩写。这里至少潜含四种假设：女人讲黄段子，更不可理喻；女人对男人造成性骚扰，不可能；男人对男人造成性骚扰，没听说过；女人对女人造成性骚扰，肯定是同性恋。（延伸一下，再加两个：老公对老婆性骚扰，笑话；嫖客对小姐性骚扰，活该。）

根据潘绥铭老师的研究，在中国，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远远大于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但是男性受到的性骚扰并不比女性受到的性骚扰少很多，但性质却很不一样，即男性受到的言语性骚扰主要（72.6%）主要来自男性（主要发生在工人阶层），而女性受到的言语性骚扰主要（73.9%）来自男性。（潘，2004，p315）

这里的性骚扰的定义跟我们前文提到的是一样的，即在你不情愿的情况下，别人对你做出性方面的动作，或者说一些性方面的话，使得你很不舒服。男性与女性对于感受性骚扰的看法当然不一样，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请大家注意的是，有72.6%的男性受到的性骚扰是来自男性，也有26.1%的人女性受到的性骚扰不是来自男性。

所以，在认识到现在中国的性骚扰形式主要是男性骚扰女性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把性骚扰这个话题里面蕴含的其他性别问题一概就忽略了或者抹杀了。性别问题是有很强的立场性的，但，也得从关系的、分析的角度去讲。

最最后，对于制止性骚扰，潘绥铭老师的这几句话是值得好好读的：

“一要等我们所有的国民，都把个人的尊严看得至高无上。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宁可破釜沉舟、义无反顾；而且，敢于真的把这种意愿充分表达出来。

二要等我们的法律再发展一步，把捍卫个人尊严的任务，放在维护社会秩序之前、之上。这是因为，一群没有尊严需求的人，再人口众多，也无法建设和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样，一种不能切实捍卫个人尊严的社会秩序，再天网恢恢，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三要等我们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一大批新女性，一大批终身志愿者，不惜身家性命，跟一切性骚扰斗争到底；不管亲疏远近，帮助一切受害者挺起腰杆。看看发达国家的历史就知道，关于性骚扰的立法进程的每一步，都是那里的女性自发抗争、独立奋斗，甚至不惜采用激烈手段，拼搏了几十年才获得的。

四要等我们的文化最终扫除掉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对“性”不再那么敏感；不再仅仅盯住性骚扰里面的那个“性”字不放；不再把性方面的受侵犯看得比其它一切侵犯更严重、更令人无地自容；不再信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再把性方面的“完好无损”用来判断女性的人格与价值。”（潘，2004，p324）

潘绥铭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2-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 (010) 62514498 Email: [book@sexstudy.org](mailto:book@sexstudy.org)